

紅白藍第二部曲 浪人劇場裏的翩翩樂章

來源：星島副刊

[【原文】](#)

日期：2021-04-23

撰文：水月一

成立十五周年的浪人劇場，今年好不忙碌，剛放映了劇場電影《一劍蜀山》，緊接而來的，是「浪人紅白藍」三部曲之二《紅絲絨》，浪人劇場藝術總監譚孔文，還親身上陣，除了主演，還擔當導演、文本、聯合視覺設計，讓作品延續敘事音樂劇場的風格，他笑說是「新曲加精選」，該劇將在舞台上重新演繹五首曾在其文學改編或啟發的劇作中採用的舊歌，以及三首新作，除了回顧，還是重溫，浪人劇場裏的翩翩樂章。

文學音樂劇場

「這一兩年間，好像不停找人為自己（劇作）寫歌。」這位經驗豐富的劇場導演，打趣地說。除了《一劍蜀山》一曲，還有《大同遊樂》三首作品，加上《紅絲絨》三首新歌，一共七首，均在今年登場，可能比不少音樂單位還要勤力。他不忘提及自己很喜歡的 Leonard Cohen，「他以詩化的文字，寫寫生活，就能成歌，我覺得很有意思，很值得參考、仿效，叫我寫歌有個方向。」

一直以來，浪人劇場作品的重要構成元素，除了香港文學，還有多媒體的引用，當中的音樂指涉絕對不少。譚孔文在劇場裏採用歌曲，從 2010 年改編舒巷城《鯉魚門的霧》的同名劇作開始，他當時把一首老歌《Brazil》放進去；後來的《體育時期 2.0》，他還冠以「文學音樂劇場」名目，找人寫歌，其中一曲《玫瑰的化石》，被選進《紅絲絨》「精選」歌單之中，「董啟章的《體育時期》，是一個青春故事，也以椎名林檎為原型創作故事人物，我在改編時，便很順理成章以音樂連繫。」

直至改編陳冠中《香港三部曲》的《裸「言泳」無邪》，還有改編董啟章《安卓珍妮》的《心林》，他才覺得真正確立了譚孔文音樂劇場體系，「令我覺得音樂和文學可以建立更多關係。」《心林》甚至定調了其音樂劇場的敘事結

構，「故事的情感表達，交由歌曲演繹，三位填詞人把女角的心理狀態，寫成六首歌。」音樂於他，是抒情，也是辯證，「對於某件事，有另一把聲音去感受、理解。」

社交網絡 Story 式拼貼

繼 2019 年「浪人紅白藍」三部曲首部曲《湖水藍》，浪人劇場即將帶來第二部曲《紅絲絨》，其創作起點，是 2019 年他再度參與的《布拉格舞台設計四年展》，他將在《紅絲絨》回顧過往在舞台上改編香港文學的有趣事情，所選曲目，都是對他的創作具某種程度的意義和代表性，同時陳呈他的音樂喜好。他不諱言，《紅絲絨》是自己過往戲場創作中，音樂元素最重的一次，「重不在歌曲的數量，而是它本來就由歌發動。」他笑說，因為這次由他主演，宣傳之初，被人誤會由他來唱，「其實所有歌曲都由翁清茹演繹」，又強調《紅絲絨》不是一套音樂劇，「不是一個故事，沒有起承轉合，更像分享，就如生活感覺的流水帳，也似社交網絡一段段 Story 拼貼而成。」

他於《紅絲絨》再次找來盧宜均合作，後者擔當音樂總監，也負責現場演奏。「我覺得她很懂得轉化我的構思。」兩人合作，始於《裸「言詠」無邪》，她後來又為《Bear-Men》創作一曲，「我經常有很多古靈精怪的想法，第一次合作時，她幾乎花了一年時間，聆聽我的天馬行空，然後交出《裸「言詠」無邪》的音樂創作，我十分滿意，她後來還推出個人 EP《詠·無邪》，收錄那些作品，由她親自演繹。」他笑道，跟她合作，令他知道自己原來懂得填詞，「本來無意填詞，但因為我是主事人，習慣先寫些甚麼，後來被引以為用，譬如《Beautiful Loser》的歌詞，便有八成源自我的文字。」也令他加強了先詞後曲的信心。

新曲加精選

兩人在《紅絲絨》再度合作，舊作中的《如果鐘樓會說話》（來自《裸「言詠」無邪》）和《舞吧舞吧舞吧》（來自《Bear-Men》），便是她的創作，另有三

首全新作品，包括《眉目》、《所有的歌都是一首情歌，所有的愛都是一場錯愛》和《貴族的最後》，「《貴族的最後》結合了捷克著名作曲家楊納傑克的《Good Night》，以及我的文字，也就是古典音樂有廣東話歌詞！」

譚孔文有意把音樂劇場延續下去，從劇場導演到音樂劇場創作者，甚至音樂發動者，「不知觀眾是否接受呢？」